

我的人生能有 喜乐吗？

司布尔（R. C. Sproul）/著

乔兰山以姐/译

Can I Have Joy in My Life?

© 2015 by R. C. Sproul

Published by Reformation Trust Publishing

a division of Ligonier Ministries

421 Ligonier Court, Sanford, FL 32771

Ligonier.org ReformationTrust.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 recording, or otherwise—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Reformation Trust Publishing. The only exception is brief quotations in published reviews.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ing-in-Publication Data

Sproul, R. C. (Robert Charles), 1939-

Can I Be Sure I'm Saved? / R. C. Sproul.

p. cm. -- (The crucial questions series)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ISBN 978-4-56769-208-2

1. Assurance (Theology). I. Title. BT785.S67 2010

Chinese Copyright 2016 Reformation Translation Fellowship, Atchison,
KS 66002

RTFDirector@GMail.com <http://rtf-usa.com/>

Translated by Yida Qiao



目录

第一章——不要忧虑，要喜乐

第二章——都算为喜乐

第三章——喜乐 怎么写？

第四章——最大的喜乐

第五章——完全的喜乐

第一章

不要忧虑，要喜乐

喜乐 (*joy*) 这个词在圣经里一再出现，例如，诗篇充满提到喜乐的经文。诗人写道：“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 (*joy*)” (诗篇 30: 5 下)，以及“全地都当向神欢呼 (*joy*)” (诗篇 66: 1)【译注：英文 *joy* (喜乐) 一词和合本译有多种表述，例如这里的“欢呼”；本书翻译时将在英文为 *joy* 的中文词后标注，下同】。同样，我们在新约中读到喜乐是圣灵的果子 (加拉太书 5: 22)，意味着它是一项基督徒美德。既然圣经有如此强调，我们就当理解喜乐是什么并追求它。

有时候因着今日西方文化对喜乐的定義和形容，我们很难理解圣经对于喜乐的看法，我们尤其经常将喜乐跟快乐 (*happiness*) 混为一谈。耶稣在八福 (马太福音 5: 3-11) 中说：“虚心的人 有福了 (*blessed*)……哀恸的人 有福了……温柔的人 有福了……” (3-5 节，添加着重标识)，如此连续。然而有时候翻译的人采用现代语言，告诉我们耶稣是在说 快乐 (*happy*) 而非 有福 (*blessed*)。每当我看到这样的表达，心里都会为之一颤，不是因为我反对快乐，而是因为 快乐 这个词在我们的文化中已经泛滥、流于多愁善感，结果就是带有一

种特定、肤浅的格外之音。例如，一些年前，查理斯·舒尔茨（Charles M. Schulz）的《花生漫画》（*Peanuts*）创造了一句格言：“快乐是一条温暖的小狗”；这句话成了表达多愁善感、温暖、毛茸茸的快乐的座右铭。然后是鲍比·麦克芬（Bobby McFerrin）在 80 年代发行的一首口水歌“不要忧愁要快乐”，宣传一种无忧无虑、漫不经心的快乐心态。

然而，用在八福里面的希腊词最好的翻译就是 有福，不仅传递有快乐的观念，而且还包括厚重的平安、安舒、稳固和极大的喜乐。因此，我们面对新约文本一定要小心，不要透过流行的快乐观念的镜头去读经，以致于错过圣经对于喜乐的观念。

再次想想麦克芬的歌，从当代视角看，歌词相当古怪。他唱到“不要忧愁要快乐”时，用的是祈使语气，是一个命令：“不要焦虑，相反，要快乐。”他在竖立一项职责，而非提供一个建议。然而，我们从来不会如此思想快乐，当我们不快乐时，我们认为透过一个意志之举改变我们的感觉是不可能的。我们倾向于认为快乐是某种被动的东西，是发生在我们身上、不由控制，是非自愿的。我们的确渴望快乐、想要经历它，但我们深信我们不能透过意志的举动创造它。

奇怪的是，麦克芬命令听众要快乐时，听起来很像是新约

的教导。新约一而再、再而三地传递一种命令式的、义务般的快乐观念，基于圣经教导，我足以肯定地说：喜乐（be joyful）是一项基督徒职责，是他的道德义务。这意味着一个基督徒不喜乐是种罪，那种不快乐和缺乏喜乐，在特定意义上是属肉体的表现。

当然，有些时候我们充满悲伤，耶稣自己也被形容为“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以赛亚书 53：3）。圣经告诉我们：“往遭丧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传道书 7：2 上）。甚至在登山宝训中，耶稣也说：“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马太福音 5：4）。既然圣经告诉我们经历哀哭、悲伤和痛苦是完全正当的，这些情感就当然不是属罪的。

然而，我希望你注意到耶稣的话可以这样翻译：“哀恸的人有喜乐了！”一个哀哭的人怎么还能喜乐呢？其实我认为这个节我们很容易就能解开，新约观念的核心在于：一个人即便是在哀哭、受苦或经历困境的时候，仍然可以有圣经中的喜乐。这是因为这个人的哀恸是指向一种担忧，但与之同时，他也拥有一定程度的喜乐。在下一章中我将对此作进一步解释。

我们如何能常常喜乐？

使徒保罗在给腓立比人的信中谈到了喜乐，常常喜乐是基督徒的职责。例如，他这样写道：“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4：4 上）。这句话属于圣经中的祈使句，没有任何余地留给不喜乐，因为保罗说基督徒要常常喜乐——而非有时喜乐、定期喜乐或偶尔喜乐。他又加上：“我再说，你们要喜乐”（4：4 下）。保罗这封信是在狱中写的，他在信中提到了一些非常险峻的处境，例如他可能殉道，被作为祭物浇奠（2：17）。然而他告诉腓立比的信徒应当喜乐，不论他的处境如何。

这将我们带回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能将喜乐作为一件自我约束或意志的事，以至于能喜乐呢？保罗给了我们一个关键秘诀：“你们要 **靠主** 常常喜乐”（添加着重标识）【译注：中文的“**靠主**”英文为“*in the Lord*（在主里）”】。基督徒喜乐的秘诀在于它的源头，就是主。如果基督在我里面、我在祂里面，这个关系就不是有时才有的经历；基督徒总是在主里面，主总是在基督徒里面，这总是构成喜乐的缘由。即使基督徒不能在处境中感到喜乐，即使他发现自己正在经历痛苦、忧伤或悲恸，他仍然可以在基督里喜乐。我们是在主里喜乐，既然祂永不撇下我们、离弃我们，我们就总是可以喜乐。

既然喜乐是圣灵的果子，我们的成圣就不仅仅由我们的爱、和平、忍耐、恩慈等果子显明，而且还是经由我们的喜乐显出来（参见加拉太书 5：22-23）。我们必须不要忘记圣灵的果子跟圣灵的恩赐不一样，新约告诉我们，圣灵因着各样的缘由将各样的恩赐分赐给各样的信徒，不是每个人都有教导的恩赐，不是每个人都有讲道的恩赐，不是每个人都有施舍的恩赐，不是每个人都有治理的恩赐。但是论到圣灵的果实就不是这样了，并非有些基督徒有信实的果子，另一些则有爱，还有一些有良善和恩慈，另有一些则有和平与节制。每个基督徒都要显出所有圣灵的果实，并且，我们越在恩典中成长，我们就越在成圣的路上迈进，我们就越温柔、越忍耐、越信实，我们也就当然应当更喜乐。

简单地说，这意味着基督徒生活不应当由阴沉愁苦的态度标记，我们都有糟糕的时日，但基督徒性情的基本特征应当是喜乐。基督徒应当是世间最喜乐的人，因为我们有太多值得喜乐的事。这就是为什么保罗毫不迟疑地命令他的读者们要喜乐。

重获喜乐的方式

保罗告诚信徒要喜乐，这一劝勉有一个预设：如果信徒发现自己缺乏喜乐，可以做点什么。保罗当然是对的，并且新约充满了如何喜乐的教导，最基本的一个方法就是将我们关注的焦点放在喜乐的根基和源头上。

保罗在腓立比书给出了这些教训中最实用的操练之一：“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4：8）。这是一个关于默想主的事的呼召，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神的事。当我们发现自己抑郁、消沉、恼怒、烦恼或不高兴时，我们需要转向我们喜乐的源头，然后就会以这种视角看待那些有碍我们喜乐的事。如果我们将之与我们从神领受的对比，这一生的处境就会黯然失色、变得无关紧要。

有时我们的喜乐取决于我们最近从神领受祝福的强度，我们总是期盼着那些巅峰般的体验，一个可以使我们兴奋、充满喜乐的属灵高峰，然而这些强烈的感觉都会消散。当我以正确的视角看待事物，我就知道：即使我一生之中，除了那些已经从神领受的祝福，再无别的祝福可经历，我除了直到死亡那日一直满溢着喜乐之外，再无别的可能。神已经给了我如此多值得感恩的福分，它们如此丰盛、足以使我的灵魂快乐、喜悦、

喜乐，以至于我靠着那些祝福的盈余足以喜乐地度过余生。

当然，好消息是神不会停止彰显祂的看护，不会停止赏赐我们祂温柔的怜悯和祝福。祂会继续如此，这意味着我们作为基督徒每一日都比前一日拥有更多喜乐的缘由。我们又多一日地领受了神的爱以及祂倾倒给我们的所有祝福，所有这些事都使我们喜乐。

喜乐的头号大敌是什么？在新约里似乎不是悲伤或痛苦，而是忧虑（*anxiety*）。我认为，保罗在命令腓立比人要喜乐之后立刻就谈及忧虑，这是很显然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 4：6-7）。看上去保罗几乎像是登山宝训的目击证人，亲耳听过耶稣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胜于饮食吗？身体胜于衣裳吗？”（马太福音 6：25）。抢劫我们喜乐的正是忧虑，而忧虑不正是恐惧吗？恐惧是喜乐的大敌，当我们忧惧的时候，就很难喜乐。

耶稣在祂的教训中最频繁的一个禁令就是“不要惧怕”，这又是一个祈使句，并且解决之道仍然是回到天父那里。我们需要在祷告中到祂面前，与祂团契。照这样，我们就是与喜乐的

源头保持亲近，我们倾吐我们的忧虑，圣灵的果子会在我们里面再次成熟。如果我们明白基督是谁、祂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就有了崭新维度的喜乐。

最后，麦克芬的歌词差不多是切题的。我们不应当忧虑，我们应当喜乐。

第二章

都算为喜乐

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学习的最难功课之一是如何在哀恸和受苦中喜乐。然而在那些处境下，喜乐并不是一个可选可不选的选项而已。雅各告诉我们：“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雅各书 1：2）。雅各这里是什么意思？我们又该如何执行他的命令呢？

处于喜乐的状态是一回事，将我们的处境算为喜乐又是另一回事。雅各告诉我们“都要以为 (*count*) 大喜乐”时，他用了一个具有“计算”、“认为”和“视作”含义的词。他是在说，即使我们对经历的试炼不感到喜乐的时候，我们都必须将之算为——也就是视为——一种喜乐。我们必须这么做，不是因为我们所经历的是令人愉悦的，而是因为雅各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第 3 节）。换句话说，磨难、痛苦与苦难可以在我们里面生发忍耐，因此即使我们经历试炼，我们身上仍然有好事在发生。藉着牢记这一真理，我们经历试炼时，尽管背负它们如此艰难，我们仍会理解它们不是徒劳之举，而是有神的应许在其中，祂的目的总是好的。

我的导师约翰·格斯特纳（John Gerstner）博士在不同类型的坏和不同类型的好之间作区分。关于坏的事情，他说有“坏的坏事（bad bad）”和“好的坏事（good bad）”之分。那些“好的坏事”本身具有毁坏性、很痛苦，但是不论如何它们会带来好的结果。如果不是这样，神怎么会透过使徒保罗这样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 8：28）？

因此，雅各是在劝勉我们即使事情并不喜乐时，仍要将之算为喜乐，不是因为痛苦和受苦是件乐事，而是因为神可以藉着痛苦和受苦给我们带来益处。即使在艰难的处境下，祂仍然在为着我们的成圣做工。

望向光明未来

在某种意义上，为了能将地上的悲伤与困苦算为喜乐，我们必须培养带着未来眼光思考的能力。有时候基督徒对天堂的盼望沦为“天上的馅饼”，然而，天堂是一个可以带来真安慰的实际，正如历史的例证所呈现的。

美国奴隶时代，黑奴很少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东西。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艰难和苦难，他们手中的劳作是无休止的苦役，日复一日。他们常常贫困缺乏，家庭经常被拆散，因为家里的人被单独地卖掉。他们生活在一个愁苦的处境，然而，那个时代的黑人灵歌却充满喜乐。这些灵歌里一再出现的主题是天堂，我不认为这是个巧合。例如，在“战车下来载我回家(Swing Low, Sweet Chariot)”这首歌中，一段歌词是：“我望着约旦河，看到什么来接我回家？一群天使向我而来，来接我回家。”这些歌中许多都有一个强烈的见证，就是一种基于盼望神和将来福乐的喜乐。

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与新约一致。例如，保罗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蒙召经受的苦难，其实际与强度如何：“圣灵与我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 *我们和祂一同受苦*，也必和祂一同得荣耀”（罗马书 8：16-17，添加着重标识）。但是他接着将我们在地上经历的患难与在天上为我们存留的喜乐作对比：“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18 节）。比起在天堂为我们存留的喜乐，我们当下经历的短暂痛苦与患难算不得什么。

然而，天堂仍在将来，当下仍旧艰辛。多年前，有一位年

长的女士是我的朋友，她一直以欢快的灵和热烈的性情为特征，即使被诊断出癌症时仍然抱有那些特质。但有一天我去医院探望她时，她正在化疗，我注意到她有些低落，她不是那个平时欢快洋溢的自己。我问她说：“朵拉，你怎么样？”她眼里含泪看着我说：“R. C.，当一个头在厕所的基督徒真的很难。”然后她就笑了，喜乐回到她的眼睛，我也笑了，因为我能理解她的意思。当我们处在疾病痛苦中时，很难感到太多喜乐。

当我们经历这些时期时，保罗给我们的劝勉是牢记一点：我们的痛苦在神那里都是设置为限时的，限时之后我们就会进入一个不再有痛苦的境地。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疼痛，不再有焦虑，不再有悲伤，不再有灾祸。这听上去的确像是天上的馅饼，但我们不能回避一个事实：基督徒信仰的核心就是“世界并非我们的家”这一真理，我们的终点仍在前头。

因此，天堂是基督徒极大的盼望，新约说盼望是灵魂的锚（希伯来书 6: 19）。遗憾的是，那些没有基督的人就没有这样的盼望。有时候我在想，我在基督徒生命中尚且经历这么多挣扎，那些不是基督徒的人是怎么过的？他们怎么能忍受没有天上的盼望和喜乐的人生呢？我们应当比我们所是的更加为这蒙福的盼望感恩，在痛苦患难中将我们的眼目定睛在将来。

在灾难中信靠神

圣经中具有这一深刻、形象展望眼光的人是先知哈巴谷，当他看见民族被外邦力量践踏时并不喜乐，处境给他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神学挑战。在真实意义上，哈巴谷经历着一场信仰危机，他问神说：“你怎么能允许这一切发生呢？你怎能让所有这些邪恶和苦难进入世界？难道你不是极其圣洁，以至于不能观看不义吗？”他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華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哈巴谷书 2: 1）。

神以与就近约伯相似的方式就近哈巴谷——祂哀哭的先知。随后，哈巴谷说：“我听见耶和華的声音，身体战兢，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兢。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3: 16）。哈巴谷被神的讯息击中，以至于他身体战兢。

哈巴谷书里有一个表述，在新约保罗最伟大的神学著作——罗马书里（罗马书 1: 17）被引用了三次，作为一个主题宣明，这个表述就是“义人因信得生”（哈巴谷书 2: 4）。它可以被翻译为：“义人必透过信靠得生。”因信得生难道不是透过信

靠得生吗？信心生活不仅仅是相信神存在，而且关乎信靠神。

我每次惧怕的时候都跟自己对话：“R.C.，你真的信靠神吗？神应许这是为了你的益处、为了你终极的喜乐，你相信祂吗？”只有当我们信靠神，才能在困苦当中保有喜乐。

哈巴谷对主的回应如何？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華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哈巴谷书 3：17-18）。

这些话我们听起来很陌生，因为哈巴谷生活在很久以前，他的文化跟我们的文化截然不同。我们从来不会夜里担心无花果树结不结果而睡不着觉，从来不会担心橄榄树会不会没有收成，但是哈巴谷是个犹太人，以色列的经济是农业经济。无花果是一种重要商品，葡萄也是，可以酿酒。人只需到加州的纳帕谷（Napa Valley）看看即可知晓葡萄树对一个地区的经济有多重要。如果那些葡萄树被某种自然灾害污染或毁坏，整个地区的经济都要受影响。同样的，在哈巴谷的日子里，橄榄树是产油的，对以色列而言非常重要。如果人不是在葡萄园里工作，就是在牧放羊群，那些羊同样很重要。

让我试着将哈巴谷的话译作现代语言：“虽然农耕产业瓦解，股票市场崩盘，虽然汽车工业破产，技术产业倒闭，虽然这一切的事发生，我也要因耶和华欢欣，因救我的神喜乐。”如果哈巴谷活在二十一世纪，这就是他的意思。

哈巴谷接着解释了他为什么会这么感受：“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19节）。鹿的脚是如此稳健，以至于可以像山羊一样在危险的高处活动，能经过狭窄的山脊而不滑跌。哈巴谷说神会使他的脚像鹿的脚，使他稳行在高处。他是在说，尽管他的同胞遭遇许多灾难，尽管国家被践踏，尽管以色列战败，尽管瘟疫、疾病和暴力横行各处，他仍然不会跌下山谷，神会使他的脚像鹿的脚，脚步稳健，可以往那圣洁的高处行走。对那些注目神、信靠神的人，神在灾祸中仍然会赐下这种稳固，这就是哈巴谷说这话的意思：“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喜乐的根基。

第三章

喜乐 怎么写？

我们所有人都记得经历极度喜悦的时刻或事件，不仅是作为个人如此，在我们的社区甚至国家中也是一样。我可以想到好几个这样的时刻。

六岁的一天，我正在芝加哥一条街上玩棍子球【译注：孩童在街巷玩的一种类似棒球的游戏】，下水道盖子中间有一个小孔，直径大约有一英寸半。我之所以记得这个无关紧要的细节，是因为我爸爸给我买了一个细长的小球棒，我用它在街上玩棍子球。有一天轮到我击球时，我的棍子掉了，不知怎么就掉进了那个孔里，于是永远不见了。你可以想象，那可不是一个喜乐的时候。但是又有一天，又轮到我去击球，就在游戏正中间的时候，突然整个天在我四周炸开了锅，人们从公寓楼里蜂拥到街上，呼喊声、用勺子敲餐盘，基本上就像疯了。最后，我终于明白了人人嘴里在喊什么：“结束了！结束了！”那天是二战的欧战胜利日，纳粹德国向盟军投降的日子，欧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此结束了。在长期艰苦的奋战后，庞大的战争结束了，人们郁积的焦虑和痛苦瞬间化作无以言表的喜乐，他们开始庆祝。那时候我对那景象是怎么回事知之甚少，但我可以确切地

肯定当时许许多多人都非常快乐。我只是希望他们没有打断我的游戏。

另一个类似的情景发生在 1960 年，虽然不那么戏剧化，那一年我二十一岁。我在匹兹堡长大，这个城市以几支专业球队为傲，匹兹堡海盗队和匹兹堡钢人队。钢人队在打赢第一场联盟锦标赛之前足足等了四十年，更别说是世界级锦标赛，他们是全国足球联盟的常败将军。然而，海盗队的表现就不那么低迷，从 40 年代到 50 年代，海盗队的每一场棒球赛我都关注。我基本上就住在福布斯球场，要是不在球赛现场，我就在收音机上收听。我跟匹兹堡海盗队同生共死，而且我们死得多、活得少。他们都是酒馆的长住客，我们曾说如果你把报纸底朝上拿，匹兹堡海盗队就在头条那儿。因此，我们经历了多年的沮丧——一直到 1960 年。

那一年，匹兹堡海盗队真的赢得了全国联盟赛的冠军，整个州都沸腾了。但是当然，他们得参加世界职业棒球大赛，面对强大的纽约洋基队。没有人认为海盗队有什么得胜的希望，事实上，那一年的七场世界大赛里，洋基队一直保持记录。但是人们不记得这个，人们记住的是洋基队在 1960 年的世界大赛里输给了匹兹堡海盗队，那是棒球史上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在世界大赛的第七赛，两队在第九局最后打成平手，海盗队击

球时，我正在福布斯球场，坐在第三条基线旁边。海盗队的第二个棒球手比尔·马泽罗斯基（Bill Mazerowski）向来不是一个出色的击球手，但那一天他对着左中心场重重一个全垒打，球飞过了沮丧的尤基·贝拉（Yogi Berra）的头顶。那一刻，匹兹堡球场上一片沸腾，球飞过栏的时候，我跳了起来，撞倒了一个瘦小的七十五岁女士，我说：“噢夫人，太抱歉了！我没想伤到您！”她满脸笑容地从地上看着我说：“孩子，我不在乎，你可以把我扔到天上！海盗队赢了世界大赛！”那一天我从福布斯球场回家的路上，听见全城里响着不止息的汽车鸣笛声，那天的匹兹堡充满极大、极大的喜乐，因为一场棒球赛。

兴高采烈和沮丧

我时常思想比赛是怎么使人那么高兴——或那么沮丧的，如我所提，我还是个男孩儿的时候，与海盗队同生共死。后来，钢人队在 70 年代开始逆袭、赢得超级杯的时候，我也是一样光景。如果钢人队输了一场比赛，我会沮丧一整周，并且不得不提醒自己：“就是个比赛而已。”体育赛事给我们带来的沮丧消沉在欧内斯·泰勒（Ernest Thayer）的经典故事“凯西在击球（Casey at the Bat）”中描述生动，当木德维尔棒球队的明星球

员凯西，奇迹般地在第九场最后得到一个击球机会时，观众都以为他会进行一个全垒打然后赢得比赛。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伟大的凯西光荣地失败了。泰尔以这首诗结束故事：

噢，在这挚爱土地的某个地方，
太阳正闪闪发光；
某处乐队在演奏，
某处人心欢畅；
某处人在欢笑，
某处孩童雀跃；
然而木德维尔没有喜乐——
伟大的凯西出局了。¹

我在高中时打棒球，我们一连两年给城市锦标赛打球。第一年，我们赢了锦标赛最后一局，我永远不会忘记。我那时太兴奋了，感觉自己好像在云端漫步。然而下一年，我们输了锦标赛，那种感觉很糟糕。如果即将举行锦标赛，总会是这个模式，比赛最终结束时，得胜的那队充满喜乐、疯狂庆贺。球员们欢呼雀跃、彼此拥抱，有时候会跑到人群里与所爱之人一起高兴。然后镜头转向输了的一方，我们会看见眼泪、沮丧和失

¹ 欧内斯.劳伦斯.泰尔（Ernest Lawrence Thayer）“凯西在击球”，1888年。

望。

当然，比赛并不真的 仅仅 是比赛，我们支持和认同的球队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城市或国家，而且是我们每个人。他们在冲突、竞争中代表我们力争胜利，人类如此多的抱负和渴望都寄托在诸如此类的体育赛事上，而这些赛事实际不过是人类竞争的表现。但你是否注意到——当我们的队赢了，我们说：“*我们* 赢了”，而他们输了，我们说：“*他们* 输了”？我们喜欢跟得胜者认同，但不喜欢跟失败者认同。

在失败中也喜乐

多年后，我开始发现即使我的球队输了，我也可以有喜悦。这怎么可能呢？过去看着另一个球队击败我的球队之后欢庆，我会感到痛苦。终于，我开始明白那些球员之所以兴奋，是因为他们获得了他们拼命努力争取的东西。他们正在经历对他们而言的大喜乐时刻，那样的时刻不是什么国家灾难，在其中每个人都失败；在那样的时刻里，有人是快乐的，而我也开始发现我可以为他们的快乐而高兴。

毕竟，圣经告诉我们：“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罗马书 12: 15）。这是喜乐的一个核心原则，教导我们：我们的喜乐不应当仅局限于我们自己的处境和成就，我们应当能对他人的喜乐感同身受，为他们的成就、成功和丰富感到喜乐。

有人说高尔夫球赛里的每一杆都使某些人快乐。如果我打了一杆好球，我会快乐，我的对手不会。如果我的对手打了一杆坏球，他会不快乐，我会快乐。但是那说明我是怎样的人呢？我的喜乐太自我中心了，如此局限于我自己的处境，以至于除非事情按照我希望的方式运行，即我能直接获益的方式，我就不能快乐。按照新约伦理，我需要能与那些喜乐的人一同喜乐——包括那些他们因着击败我而喜乐的时刻。重点是我们不应当嫉妒或贪婪，而应当能够进入他人的喜乐。

同样的，我们也蒙召进入他人的痛苦。这就是我们所称为的同理，牵涉到对他人的感同身受。耶稣自己就为这一美德作出表率，不然我们如何解释圣经中最短的一节经文：“耶稣哭了”（约翰福音 11: 35）？那称自己为“复活和生命”（25 节）的耶稣来到了拉撒路的坟墓前，完全知道祂即将使祂的朋友从死里复活。但是每个人都在哀哭，包括拉撒路的两个姐妹，马利亚和马大。他们都是耶稣的朋友，因此祂进入他们的痛苦，与

他们一起哀哭。

当他人的喜乐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我们的损失时，要在我们心中有喜乐的确需要恩典。如此所牵涉的不仅仅是棒球赛那么简单，而是关系到跟我们每日生活相关的无数事。但是神使我们基督徒不仅从我们自己自私的视角看待事物，而且还是从他人的角度。

拼写 *JOY*（喜乐）的最好方式

我成为基督徒的第一年，学到了一首关于 喜乐 的很简单的离合诗。我被教导，*joy* 这个词由“耶稣（Jesus）”、“他人（others）”和“你（yourself）”组成，喜乐的秘诀是把耶稣放在第一，他人第二，你放最后。很显然，这是个相当简单的观念，如此简单，以至于小孩子也可以学会并理解；但是这个功课要融入一个人的血液却难得多。然而这一图景包含一个重大真理，喜乐常常难觅踪迹，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放在最前，把耶稣放在最后。那种时候，我们在试图以 *y-o-j* 拼写喜乐，我们需要重新安排一下我们的优先次序。

我们不仅需要把耶稣放在第一，还需要把他人放在我们前

面。我曾经跟一位经历严重癌症治疗的女士交谈，从始至终她都呈现出一种惊人的容光焕发。每次我见到她，她看上去都很喜乐。对话开头我问道：“你怎么样？”她给我一个 15 秒的近况总结，然后问我说：“R. C.，你怎么样？”我回答了她的问題，但是直到对话结束，我正在回家路上，我才开始明白真相。我是去她的医院病房安慰她、表达我对她状况的关心，但是我们尽管谈了半小时，却只有十五秒是有关她的情况。剩下的整个时间我们都是聊我的麻烦和担忧，然后她安慰我。我简直不敢相信。难怪她如此喜乐，她一点都没有被自我包裹起来。

耶稣被称为“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以赛亚书 53: 3），但祂是使自己熟悉我们的痛苦与忧患。耶稣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不将“j”放在首位拼写 喜乐 的人，祂将自己放在最后，以便使我们能拥有喜乐。当然，尽管耶稣是忧患之子，但我深信祂是人类历史上最喜乐的人，因为祂比任何人都更认识父。此外，祂还比其他任何人都更顺服神的律法，祂是完全地顺服，而顺服会给灵魂带来喜乐。甚至祂所经历痛苦和折磨都不能夺去祂的喜乐。

因此，如果我们要喜乐，我们就当学习与那些喜乐的人同乐，与那些哀哭的人同哭。但除非我们能从一个只关心自己的人生中逃脱，否则我们不能做到。

第四章

最大的喜乐

耶稣在地上侍奉期间，有一次祂差遣门徒出去传福音、医治病人和那些被鬼附的人，路加记载：

“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地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黏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哥拉汛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

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泰尔、西顿，他们早就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当审判的日子，泰尔、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路加福音 10：1-14）

耶稣指派了七十二个门徒【译注：和合本为七十个，英文译本为七十二个；下同】到巴勒斯坦各地中去，到祂自己准备要去的各个村庄传讲神国临近的信息。祂警告他们，在他们要去的许多地方，他们不会受到热烈欢迎。耶稣说他们要像“羊羔进入狼群”。当然，出去传福音的使命现在属于整个教会，因此这个警告也适用于我们每一个人。世界并不总是欢喜领受我们的信息，有时我们感到自己就像待宰的羔羊。

这些话对这七十二个门徒而言十分严肃，虽然路加没有特别提及，但我想他们出去一定是带着一定程度的恐惧。然而，路加非常明确地提到了七十二个人回来时的态度，他写道：“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17 节）。他们出去时完全可能是带着恐惧与不安，但他们回来却带着极大的喜乐。他们为什么这么快乐？因为他们的大获成功——神使用了他们，他们看见基督的能力彰显在他们的服侍中。此外，他们还宣布自己因为鬼因着耶稣的名服了他们而喜乐。因此，他们因着两件事兴高采烈——成功与能力。这些也是我们通常享受的事物。

但是耶稣并没有进入他们的喜乐，祂告诉他们：“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18-20节）。

我们需要思想这些话，耶稣显然理解门徒的激动兴奋，他们享受侍奉的极度成功。但是耶稣警告他们，他们的喜乐根基是错的。祂说他们不当为鬼服了他们而欢喜，而应当为着他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在这里，我们的主确立了基督徒喜乐的**最高根基**，我们的喜乐来源于在基督里得赎的确据。至大的喜乐就是一个人确知他的名字被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代表他是得救的人，将永远与基督同活。

罪疚与喜乐

六十年代，我遇见一个不到一周前刚从英格兰来到美国的年轻人，他的名字叫约翰·盖斯（John Guest），后来成为圣公会的牧师和全国布道家。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费城，他长发披肩，

背着一把吉他，看上去很像是披头士的某个成员，而且他事实上就来自英国利物浦，披头士的故乡。约翰主要在大学校园传福音，带着他的摇滚乐队到校园里对着人群唱歌，然后他会讲道及教导。

约翰的归正属于大马士革路上那种，他参加了一场聚会，听见了福音，他的人生翻了个底朝天。他遇见基督，经历了罪得饶恕。他与我分享，那晚回家，他不是从街上走回去的，而是像小孩儿一样蹦跳回去的，偶尔还跳过消防栓。对他与基督的新关系，他绝对是充满喜乐。

我完全能体会。明白罪得赦免可以带来巨大的缓释，所有罪疚的重担都消散。罪疚终极意义上是一种抑制剂，可以碾碎一切良好的感受，掠夺我们的平安，使我们的灵魂痛苦不堪。它也许是真喜乐最大的屏障。因此，当我们的罪疚消除，喜乐在我们的灵魂里就如洪水满溢。

罪疚和罪疚感还有区别，罪疚是客观的，真正的罪疚发生于我们违背、干犯上帝律法的任何时候。然而，我们的感觉却并不总是连于实际。有些人在刑事审判系统里被称作反社会或精神变态者，因为他们可以犯下极其凶恶的罪行，却无论如何都不会感到懊悔。他们罪疚感的缺乏并不能改变他们罪疚的事

实，罪疚不是取决于我们感觉如何，而是取决于我们做了什么。然而尽管如此，罪疚的客观维度和主观维度之间却经常存在密切关联，即罪恶本身的实际和我们主观懊悔、无力的感觉之间存在关联。

我将罪疚感视为与生理性疼痛相似。疼痛是身体客观问题的标记，疼痛在医疗上对我们有极大益处，因为它给我们一个信号，让我们知道有地方需要治疗。正如有些人对他们的罪行失去罪疚感，也有些人失去了生理上的感觉，他们每时每刻都处于极大危险中，因为他们不知道有什么严重病症正侵害他们的身体。疼痛是警告的讯号，论到罪疚和罪疚感也是一样。如果我牙疼，那就说明我的牙哪里出了问题。牙疼驱使我到牙医那里寻求治疗，以便牙疼能够止息。罪疚感应当产生同样的功用，它们应当告诉我们有什么事错了，应当驱使我们寻求帮助。当我们的客观罪疚得到处理，我们主观的罪疚感也会消失，我们就会感到极大的喜乐。

混淆娱乐与喜乐

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的父母每个礼拜天早晨都带我去教会。我一点也不想去，觉得敬拜很无聊，等不及它早点结束，我可以出去玩。但比礼拜天早晨的敬拜更糟糕的是每周的要理问答课，在周六早上。那是我童年对教会体验中最低落的一个，我不得不先参加一个初级班，然后转移到要理问答班，在那里，我和其他一些男孩女孩必须背诵威斯敏斯德小要理问答。我忍受这一切，完全是为了成为教会会员并完成学习，以使父母满足。我是直到几年以后才真正归正。

我真的成了一名基督徒时，发现自己巴不得当初在要理问答课上多点注意力。小要理问答我只记得一个，就是第一问和它的答案。我记得这个问题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我从来都理解不了它。问题是这样的：“人的首要目的是什么？”要求学习与背诵的答案是：“人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并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我无法将两件事连在一起。虽然我是小孩子，但我还是明白荣耀神这个概念跟顺服神有关，跟追求义有关，但是这不是我主要担心的地方；我的首要目的一点也不是做一个顺服神的孩子。因着我的首要目的不是做一个顺服神的孩子，我不能理解荣耀神和享受神之间有什么关联。对我来说，这两个是对立的、不相容的。

我的问题在于我混淆了两个基本概念，我不知道娱乐和喜

乐的差别。我想要的是娱乐，因为我假设了我唯一能有喜乐的方式就是透过获取娱乐。但是我接着发现我有的娱乐越多，我的喜乐越少，因为我寻求那些要求我不顺服神的娱乐。这就是罪的吸引，我们犯罪是因为犯罪使我们快乐。我们认为它会给我们喜乐和个人满足，但它仅仅给我们罪疚，破坏并摧毁真正的喜乐。

我的归正本质上是经历神的饶恕。如果我得救时旁边有个消防栓，我也会跳过去，因为我经历到了娱乐和喜乐的差别。我在自己的归正中，发掘到与约翰·盖斯发现的同样宝贝。

诗篇 51 篇是我们能在圣经中找到的悔改的最佳典范。在这首诗篇里，大卫受圣灵责备，被圣灵带领为他与拔示巴所犯之罪以及向拔示巴所犯之罪悔改。他心灵破碎痛悔，在神面前祈求饶恕。他说：“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12 节上）。那些经历过上帝的饶恕以及饶恕带来的最初喜乐的人，总是需要重得这种喜乐，需要他们持续犯的罪得以挪走，以便喜乐能够回来。当我们每日向神祈求饶恕，我们就每日回归喜乐的起点——我们发现自己名字被记在天上的那一天。

数以亿记的人从未体验过救恩之乐，如果你是其中一个，我告诉你世上没有什么与它一样。想象一下你犯过的每一个罪

都被神擦掉，你积攒的每一个罪疚和随之而来的每一个罪疚感都被移走。那就是基督来时所做的，祂想给你喜乐，不是能力与成功。祂的礼物是从知道我们的名被记在天上而来的喜乐。

第五章

完全的喜乐

约翰福音最被历世历代基督徒喜爱的特征之一是耶稣著名的“我是 (I am)”宣言。例如，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 (6: 48)；“我是世界的光” (8: 12)；“我就是羊的门” (10: 7)；“我是好牧人” (10: 14)；以及“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11: 25)【译注：英文为“我是复活和生命”】。所有这些宣言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耶稣是谁，以及祂在地上时为祂的百姓做成什么。

圣经所有关于耶稣“我是”宣言的记载，其希腊文形态都很奇特。通常情况下，“我是”翻译自希腊单词 *eimi*；但在耶稣的“我是”宣言里，希腊文是一个加强形态：*ego eimi*。几乎像是耶稣在结巴，就好像祂在说：“我，我是。”

这个特定的希腊文短语 *ego eimi* 也出现在七十士译本——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里，指代上帝的名号，即神伟大的名：“我是我所是 (I AM WHO I AM)” (出埃及记 3: 14)，通常在希伯来文中表达是 雅威 (Yahweh)。这个事实对我而言具有强大吸引力，当雅威翻译为希腊文时，所用的词是 *ego eimi*。因此，看起来耶稣像是一直不断地透过祂的“我是”宣言将自己与神

同等。

约翰福音的最后一个“我是”出现在第十五章，约翰告诉我们，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第1节）。注意耶稣并不仅仅在说祂是葡萄树，祂特别讲明祂是哪个葡萄树——是那真葡萄树，意味着祂是那真实、可信的葡萄树。祂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区别？祂没有说明，但是有一个解释为大部分圣经学者所接受。他们注意到旧约中神进入与祂百姓的特定和特殊关系时，以色列民族随后一直被描述被神的葡萄树，或神的葡萄园（以赛亚书 5：7；何西阿书 10：1）。以色列是神栽种、培育、修剪的葡萄园，是神使用来结出滋养、祝福全世界果实的地方。

新约中，我们发现耶稣来不仅仅是要拯救祂的百姓，而且也是为了代表以色列民族本身。在终极意义上，耶稣就是神的以色列。例如，神透过先知何西阿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11：1）。以色列作为神从埃及为奴之家拯救出来的民族，被称作神的儿子。耶稣降生不就后，天使警告约瑟要往埃及，逃避嫉妒国王希律的追杀。不久，这一家返回以色列，马太引用何西阿书的这节经文指向耶稣说：“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马太福音 2：15）。因此，我们看到以色列民族和耶稣之

间隐喻性的身份与关联。耶稣与神历史上的百姓具有某种类型的一致性。

当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时，这一观念尤其凸显。然而，祂也是在说，作为神的葡萄园，以色列没能祝福万国。因着这个原因，耶稣作为真葡萄树出现，祂的父是葡萄园丁，是栽种、耕作、修剪葡萄树的那一位。

葡萄树的生命

耶稣接着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祂就剪去；凡结果子的，祂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第2节）。我没有一根绿拇指【译注：指不善园艺】，关于园艺的知识也很基本。但是我对养玫瑰有点经历，注意到花朵凋谢后，在某个特定时节，玫瑰必须从花茎处进行修剪。如果我勤于修剪花丛枯死的部分，花朵本来可以按季开得更好。这个过程对我而言看似违反直觉，我会认为剪掉植物的一部分是对它有害，甚至毁掉它。但是修剪可以将养分集中在植物里，使得它更连续地结果。这一过程对于照管葡萄树而言尤其重要，也就是耶稣比喻中使用的树。

耶稣接着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第3节）。这里祂是对那些祂的门徒、信徒和那些已经与祂有团契关系、有得救关系的人讲的。他们已经“干净了”，他又加上：“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第4节）。

那些从树上剪下的枝子会怎么样呢？它们被剪下以后，就枯萎死亡；它们已经与生命的供给源切断了。很显然，如此死去的枝子不能再结果子，它们是无用的。

有一天，在一个信徒家里的聚餐上，牧师走到烧烤炉前跟主人讲话。那人已经不去教会聚会了，牧师想要鼓励他再参加一次崇拜。当牧师问这个人为什么不再来教会时，那人回答道：“我是个基督徒，但我不觉得我需要教会。我自己也可以过得很好，我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人。我不需要别人的团契以加强与主同行。”

牧师听着这人的解释时，注意到炉上的炭发出白热，牧师没说什么，拿起钳子，把其中一块发热的炭从其余中间移出，然后与他的教友继续交谈。然而，几分钟之后，他走到烤炉旁，只手拿起那块炭，看着那人说：“你看到发生什么了吗？仅仅几

分钟前，这块木炭我碰都不敢碰，因为太烫了。但是一旦我把它从其余炭火中拿出来，它就停止燃烧而冷却。它再也不能在烤炉里帮忙烤牛排了。这也会发生在你身上，你需要基督的身体，需要基督的教诲，需要圣徒的团契和神百姓的聚会。我们不是坚固的个体，蒙召远离他人过着孤立的生活。”

牧师是正确的，其他信徒的陪伴可以维持我们信心的鲜活。如果我们将自己从其他基督徒中移走都会冷却，更何况我们将自己从能力的真正源头——基督那里移除呢？

这就是耶稣这里讲的重点。如果我们不在基督这真葡萄树里，我们就会不结果子，会在属灵上枯竭。翻译为“在……里”的希腊词是 *meno*，也可以被翻译为“停留”或“驻留”。如果我们想要有丰盛出产，我们不能只是时不时地拜访耶稣，而要住在他里面。

让我强调一点，耶稣这里不是在谈论失去一个人的救恩，那是另一回事；祂而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很容易迷失，很容易停止追求我们能力和属灵生气的源头，即基督自己。因此，祂给我们的功课就是保持亲近：“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简单地说，我们为喜乐、结果子以

及在神国里达成任何有价值之事所作的一切努力，倘若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就不过是惘然劳力。基督徒必须明白，没有了与基督的强烈连接——祂是能力的源头，我们就将完全结不出果实。

完全的喜乐

耶稣接着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仍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约翰福音 15：5-11）。

耶稣只在这段经文的最后一节里解释了祂为什么要教导门徒这些事：“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注意这个教导中有三件重

要的事：

第一，耶稣想在我们里面看到的喜乐是 *祂的* 喜乐。耶稣前面对门徒讲论平安时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约翰福音 14：27）。基督徒的平安来自哪里？是从祂而来；事实上，是祂的平安。同样的，祂将自己的喜乐也提供给我们，祂想要看到这喜乐存在我们里面。

第二，祂想要祂的喜乐 *保持* 在我们里面。祂希望我们拥有永久的喜乐，而不是游荡于喜乐和愁苦之间的情绪过山车。如果我们想要拥有持久的喜乐，我们就需要在祂里面。

第三，祂将祂的喜乐和我们的喜乐作出区分，表达了希望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的期望：“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难道不是我们想要的吗？我们不想要圣灵果实的一小部分，不想只有一点点的喜乐，我们想要父为祂百姓存留的全部喜乐。那完全的喜乐是来自基督，它首先是祂的喜乐，然后祂给了我们，当我们在祂里面，这从祂而来的喜乐就会生长、增加、变得完全。

读这本小册子的人中，没有人曾经体验过神百姓可以拥有

的至高级别的喜乐。不论你此刻拥有多少喜乐，前头都还有更多。当圣灵的果实被真葡萄树更多孕育，那完全的喜乐就在前头等着我们。

作者简介

司布尔（R. C. Sproul）博士是利戈尼尔事工（Ligonier Ministries）的创始人与主席，利戈尼尔是一个基于佛罗里达州玛丽湖城（Lake Mary）的国际多媒体事工。司布尔也是佛罗里达州桑福德城（Sanford）圣安德鲁教会（Saint Andrew's）的主任牧师，他的教导可在 *心意更新*（*Renewing Your Mind*）每日电台上收听。

作为好几间领路级神学院的教授，司布尔博士在他卓越的学术生涯中帮助训练了許多人走上服侍的道路。

他是超过六十本书的作者，包括《神的圣洁》（*The Holiness of God*），《被神拣选》（*Chosen by God*），《看不见的手》（*The Invisible Hand*），《唯独信心》（*Faith Alone*），《一品天堂》（*A Taste of Heaven*），《我们认信的真理》（*Truths We Confess*），《十字架的真理》（*The Truth of the Cross*）以及《主祷文》（*The Prayer of the Lord*）。他也是《宗教改革研习版圣经》（*The Reformation Study Bible*）的主编，写作了好几本儿童书籍，包括《王子的毒杯》（*The Prince's Poison Cup*）。

司布尔博士与他的妻子维斯塔（Vesta）定居在佛罗里达州的郎伍德城（Longwood）。

